

邊荒大俠

下
冊

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



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再版

邊荒大俠

著者 江天覽

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

發行人 周健人

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
大達圖書供應社

一三七號

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

洋裝二冊定價

清代北派
武俠小說

邊荒大俠傳

卷叁

嶽崎生著

第三十五回

韓依仁縱慾傾殘生

郝世隆信讒欺正室

不懷好意

且說韓依仁詢罷那女兒。知是後巷帳中有人娶婦。那女兒恐他得隴望蜀。便挽他頸兒笑道。那新媳婦我曾見過。長的好個醜八怪樣兒。依仁口內答應。便搭趲着結束站起。沒口子向那女兒定期後會。拔脚跑出。却悄悄的走向後巷。這時天色將暮。只見娶婦的包帳前。鼓吹燈彩。並一應家人出入。甚是熱鬧。忽見依仁大搖大擺的走來。衆人趕忙迎入。依仁沒暇看帳中陳設。但見明燈輝映中。那新婦正盛裝而坐。仔細一看。登時魂靈兒飛去半天。真個千嬌百媚。比那女兒還勝幾倍。當時心下暗喜。虧得沒上那女兒的當。正在目不轉睛。

只見帳衆亂紛紛。早將酒脯茶菓擺設停當。便恭請依仁入席。依仁正有些肚內發空。卽欣然就坐。屁股方隱。便有個老婦人笑吟吟將新婦一枝花似的攙將過來。那新婦含羞帶笑。斟起一杯酒。纖手捧定。便敬依仁。這時依仁恍到色界天。眼前只疑是一團彩雲。糢糊糊接來飲盡。帳衆大悅。互相慶賀。說是大喇嘛遣人賜福。多少眼光都注在依仁面上。依仁却不肯白拋丟眼光。只縈繞住新婦。恨不得穿入人家皮肉。方是意思。便拿酒來遮狗臉。一氣兒灌了十來杯。倚醉裝愁。竟將新婦拉坐膝頭。先著實實去親香頰。於是帳衆會意。搭趁着躲出。以下風光。看官都是明眼人。就不用題咧。少時。那老婦人進去祝喜。僵僵走進。果見新婦眉黛上平添一團春色。抿抿髻。向榻上一弩嘴。老婦人一看那依仁。還突自擁衾高臥。仰着臉兒。合着眼。好

凡佩符者
爲大喇嘛
所遺故稱
尊使

一副快活神情。當下老婦人榻前膜拜。那新婦自恃新寵。便大着膽子。將依仁肩頭一拍。依仁睜開眼。老婦人已笑問道。尊使覺得這新婦還好麼。該死的依仁。他眩眼良久。方慢騰騰的道。他水也似俊人兒。真個再好沒有。却有一樣差池點。似乎不是含苞女兒哩。這句話不打緊。不但老婦人怔在那裏。那新婦一個寒戰。登時拜倒。兩行珠淚早落下來。一迭聲泣告道。願尊使切勿兒戲。小婦人性命所關。快些請一言洗白罷。說罷香軀一顫。痛倒在地。依仁見了。倒覺寫意好笑。還以爲他故作此態。只朦朧醉眼。一含糊的當兒。便見一男子大步搶來。不容分說。揪住新婦便走。老婦人太息。隨後而出。依仁覺着沒趣。便忙忙起身。方想走去。只聞得一陣血腥。那男子重復走入。膜拜道。方纔那不貞之婦。吾輩已殺飼惡鬼。今割其乳肉兩片。特求尊

使爲懺悔來世。說罷雙手高舉。依仁夢想不到。竟至於此。當時驚匆。匆胡亂一看。可不正是那顆新剝鷄頭。方纔軟篤篤脫手未幾。而今竟不堪入目了。這一猛驚。也就不同尋常。只覺眼前發黑。便忙忙起身走出。一路之上。又受了些夜風。當時雖不怎樣。只過得三兩日。便漸漸發作起來哩。一言表過。當時依仁一絲兩氣的含淚述罷。一陣難過。便卽昏去。從厚欲慰無從。惟有長歎。便從容向世隆等一說。張安便道。這種人真也難說。都是姊丈性急。不專等俺。却邀得他來。一路上既沒用。如今到添個累贅。那知世隆爲人。甚是褊傲自用。一聽張安此話。却疑他恃功。來揭自己短處。便繃了面孔。向張安便是一揖道。俺姓郝的仗了舅爺過日月。那個不曉得。這段事實是在我發昏。舅爺教訓的狠是。說着竟左右開弓的。自打了兩記耳光。張安少

好色者當
以韓依仁
爲戒

獨卸去世
隆其爲人
褊狠寡恩
意在言外

年性氣。不由劍眉剔起。道。姊丈這是怎麼。便是韓……從厚忙
大笑道。人家韓老兄只是發昏。你兩位還有功夫鬪嘴耍子。快跟我
來望望他。於是一言揭過。拉了兩人便走。一看依仁。不由都替他難
受。過了兩天。依仁下部爛得蜂窩一般。一命嗚呼。就此交代。這時張
安便不來插嘴。自由從厚等將依仁棺殮。擇地埋葬。世隆白拋注肥
錢那裏有好氣。且喜貿易順手。大得利市。不多日藏貨都齊。世隆便
犒衆飲福。整治歸裝。張安爲人原是爽豁熱性。因依仁客死。臨行之
際。倒拉從厚到他葬處。憑弔一番。於是由藏回程。一路上甚是安穩。
這日經過烏梁墩地面。張安馬上沉吟。不由憶起白葛兩人。便笑向
從厚道。咱們這箇入藏。總算順手。若非在此巧遇白葛兩友。指示求
符。便有些不妥當哩。世隆道。依我看還是老弟力量多。你若沒本領

制服他兩人。恐怕他兩人又是一副面目。也未可知哩。從厚一笑。張安聽了。也沒在意。只望那屯幕遺基。徘徊良久。於是按站歸程。一路無話。這日離祥符城還有三四十哩。世隆道。丁兄等且押駝騎。等我先走去。命店中人伺候卸貨。說罷鞭馬跑去。這裏張安等緩轡而進。不一時將要進城。也不見有店人來接。從厚道。這羣巴巴蛋子。真沒緊沒慢。主人進城這一霎子。還不見他們來哩。說罷一緊轡頭。當先走去。直到店門首。衆店夥方驚道。怎的回貨到了。也不先給個信兒。從厚道。難便東家沒向店中來麼。店夥道。不曾哩。從厚沒暇理論。指揮之間。張安率衆已到。問知情由。便道。俺姊丈先轉向家下。也未可知。於是大家匆匆卸貨。直亂了良久。還不見世隆到來。張安道。左右我閒在這裏。且望望他去。說罷一逕奔世隆家中。這時天已黃昏。到

那個主兒
是指沙氏
而言

門首一望。只見靜悄悄的。方要步入。只聽背後喚道。舅爺辛苦咧。張安回望。却是何富。手內拎一藥包兒。忙忙走來。張安便道。你主人怎不向店中去呢。何富怔道。早就去咧。俺主人到家。向俺主母便是一個雷頭風。你想俺主母。本是個病身子。那裏有甚麼說笑。偏搭着那個主兒。一見俺主人。又有些啾啾唧唧。只略爲歇息。便怒吼吼由上房走出。小人正忙着去打藥。以爲他定向店裏去啦。於是兩人且行且語。進得門。剛至客室。便聽得內院中。沸反盈天。鬧將起來。小鬟哭道。你莫委曲人。俺主母叫俺尋主人家。問問路上光景。並張舅爺怎的不見。誰可查落你去來。便是主人家在你屋內。也不是稀稀罕兒。還值得雞下蛋似的臉怎的。又聽得一陣小腳亂躁。沙氏吵道。小蹄子。真是人小詭大。用你當這能行探子。去獻淺兒麼。主人在俺屋內。

是不錯。也不是誰請他來的。怪得你悄手躡脚。恐怕踏殺螞蟻兒。原來是奉了美差來咧。真是俗語說得好。從小纏小脚。安妥養漢心。鬢髻毛兒還未燥。倒是個水滸傳裏王婆子脚色哩。小鬢聽了。越發哭嚷。便聽得王氏有氣無力的喝住小鬢。何富縐眉道。咳。一聲未盡。只見世隆匆匆由內院走出。一見張安。便道。你們來得好快。俺因歇了一霎兒。還不曾到店去哩。張安便道。丁兄已在店料理。姊丈去。倒不忙咧。世隆道。老弟且自方便。俺還是去去。說罷。腆起臉子。揚揚走出。這裏張安且自稍淨行塵。何富忙跑進報知。不多時。小鬢合何富走來。來請張安入內。小臉兒上。突自腫眼塌眉。張安站起。整整衣裳。這當兒。何富向小鬢道。你是有氣性的。總也不理他。小鬢急道。怎的何大叔。你也這般說。說着眼圈一紅。要訴說原因。却被何富搖手止住。

於是領張安匆匆入內房簾一掀。張安不由大驚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三十六回 小丫頭憤訴中葷事 大俠客結識少年場

且說張安一脚跨進房。便見王氏瘦削削臉兒。一點血色也無。正僵了被。爬在枕上。微微喘嗽。一見張安。又要笑又要落淚。那神情兒越法難看。這當兒小鬟忙移個座兒。置在榻前。張安落坐道。怎的姊姊病到這步田地。王氏喘過一會。剛要開言。只見小鬟一擺手。便聽得沙氏小脚兒跑得各吉吉的響。一面笑道。舅老爺辛苦咧。俺娘娘這會子。保管不吃藥。病就好咧。這一趟。掙錢不在多少。只要人馬平安。好多着的呢。俺這會子。纔放心啦。一路胡噪。業已俏擺春風的進來。眼光一溜。向張安便是個萬福。王氏登時一低頭。又爬在枕上。張

說的盡是
好看話

安沒奈何略爲欠身周旋。沙氏問茶問水。好不殷勤。末後方向小鬟道。娘娘的藥。何富打來了麼。他上年紀人。有些顛吹倒打。等我問問去。真個這會子娘娘病倒。大家便吃涼。不管酸麼。說罷。向張安笑道。舅爺。你說對不對呀。於是頭兒一扭。翩然走出。這裏小鬟一張嘴。撇得爛柿子一般。王氏頭兒一擡。道。你且給舅爺泡茶去。今天我懶得服藥。不須煎咧。小鬟去了。姊弟各述別後情形。張安方知姊姊因沙氏氣鬱。病勢已成。刻下胸膈凝積。常二三日價。不思飲食。談話之間。王氏不由淚落。張安雖是龍跳虎躍的脚色。但是親串家。衽席間。碟大碗小之事。那裏能插下嘴去。只好悶在心頭。笑在臉上。又恐怕語言有失。若轉到世隆耳內。自己便不像脚色。只好婉轉勸慰一番。便談起西藏許多新奇事。與姊姊散悶。果然王氏心下稍開。這晚

上竟同張安在房中用飯。倒喫了半碗粥。及至世隆走回。張安方出。就客室安歇。次日清早。小鬟已蝸蝸螯螯的走來。蓬着個小髻兒道。俺昨晚是沒暇合舅爺說。真令人氣破肚皮。便是那個浪老婆。你看他多會作踐人。主母命俺向他屋內去請主人。他正在那裏裝姐己樣哩。說着一擡小腿。坐在張安膝上。又抱了張安頸兒道。便是這樣兒。軟搭搭的對主人說道。你莫要合人家榛子黃栗子黑的咧。自從你出門後。人家那一天不揭揚幾遍。說這次賣買。若不是俺家兄弟。誰也不用想得吉得利。這會了却血糊了心。一個個向我擺臭架子。是我聽不過。便道。娘娘別這麼說。主人作賣買也不是一年咧。難道前次舅翁爺沒去。怎的也一般的利市平安呢。張安見小鬟兒一面說。一面臉兒氣得緋紅。便笑道。你且下來。我這膝蓋都麻木咧。小鬟

正說得高興。也不理會。便接說道。你猜那浪老婆怎麼着。竟登時一行鼻涕兩行淚的哭道。你聽這話。俺也沒說錯呀。不想娘娘登時大怒。合我大吵大鬧。末後還說我氣着他啦。歪倒牀上。終日價啾啾唧唧。我陪了許多小心。只是不理。這種日月真沒法過咧。說着小嘴兒一撇。直哭得抽抽咽咽。不想被俺猛的一喚主人。張安趁勢一歪腿。小鬢落地。便道。準是這樣兒罷。小鬢道。誰說不是呢。也便登時羞怒交併。合我一頓好吵。便是何富叔來報舅爺的當兒。正說着何富進來笑道。你這妮子。少說句罷。仔細着人家葬送你。小鬢尙要開言。聽得二門外有人聲。連忙顛着小鬢兒如飛跑去。這裏何富出去一望。却是丁從厚遣店夥來請張安去喫照例的平安酒。除本店人外。還有別商號的朋友。世隆遠道新歸。懶於酬酢。竟命從厚代東。當時張

安從容結束。徐步赴店。只見街坊上風景如故。不由想起合雲姑在張官兒署內光景。心下十分感觸。信步兒走至署前。又想起法暉長老在這裏廝鬧的光景。正在棖觸無端。望了署照壁發怔。忽聽後面有人喚道。張兄久違咧。想是不久方到罷。張安回望。却是先前曾在途中相遇的那個祥符布商楊老板。於是兩下廝見。各道契濶。楊老板捉臂道。走走。小號便在署西巷。且小坐談談。俺聽了兄從厚說張兄來咧。左右咱今天同席。只是不便叨談罷了。說罷。拉張安轉入巷。剛走了數步。只見一家門兒半啟。搖頭晃腦。跑出個十四五歲的伶俐丫頭。一見楊老板。登時笑嬉嬉扭住便拖道。俺娘止念誦您哩。楊老板却將臉兒一縐。鬚兒一撇道。大街上甚麼樣子。我老人家那有工夫去看他。丫頭笑道。您再說。我揪掉你的鬚子。不是那晚上半夜

盡暴其醜

裏戴了頂大氈帽。前來拱門。俺一喚是楊老板麼。便莽態似的將人的嘴掩住。緊緊的給俺個銀戒指兒。這會子又沒工夫咧。說着一聽張安笑道。若不是體面客同你走。俺便都掀掉您的底。說着用小指在臉上羞了羞。加飛跑進。倒招得張安要笑。楊老板道。這妮子慣壞咧。他娘生得委實不錯。渾名白牡丹。能說會笑。在祥符地面。總算風塵獨步。只是手把兒大得很。他慣仗設賭抽費。是個大大的囊家。裏面倒熱鬧的很哩。兩人且說且走。不一時便到市店。相讓而入。張安留神。細看貿易光景十分興盛。只坐了一霎的當兒。便有兩起來借款的。楊老板一一簽付訖。便笑道。這種濶大爺並瘟生的錢。且樂得賺他個肥利錢。他們借錢去。無非是狂嫖豪賭。千八百金。不算甚麼。張安笑道。本來不算甚麼。楊老板吐舌道。呵。唷。我的張兄。若是窮人

請逗下文

如此說來
武官之大
多莫過於
今日矣爲
問老百姓
安乎不安
嗚呼余欲
無言

家千八百金不夠過一輩子麼。說着消停下來。兩人便促膝閒談。楊老板歎道。總是俺這裏人沒福分。好端端張縣主走掉。連張兄也去咧。你看地面上。不久又該賊星發旺咧。憑張兄這等本領。幾時作個大大武官。也讓老百姓們安安生。張安哈哈笑道。這個有甚定得。只耍人乘時得運。難道楊兄所業盛起來。不許富堪敵國麼。楊老板笑道。謝謝您等。您發達起來。我給你管寶庫去罷。兩個說得入港。望望日影。已將已分時。便一同去尋從厚赴筵。到得店中。只見酒筵已齊。賓客都到。從厚正忙得沒入脚處。大家厮見過。其中有初會張安的。見他凜凜一表。都紛紛稱羨。便有兩箇豪爽子弟。一名鄒原。一名敬子佩。都是祥符遊俠少年。與張安攀談起來。講到臂鷹走狗。吹彈博奕等事。十分投機。相見恨晚。須臾從厚斟過酒。揖請入席。恰好張安